

種百一事故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62

857.61
119.3
162



3 0528 0867 6



武松
行者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宋朝時候，清河縣有個好漢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，生得身體

壯偉，性子剛烈。曾經在陽穀縣景陽岡

上打死一隻老虎，凡知道的人，都愛慕

他。後來因為替他的哥哥武大報仇，殺

死了人，這纔刺配到孟州牢營裏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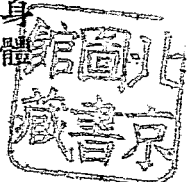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武松到了孟州以後，不但沒

有吃苦，却每天見一軍人拿了魚肉酒

菜給武松吃；又搬茶送水，待得武松十

分好。武松心裏，正委決不下；一日晌午，又把酒食搬將來，武松忍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

808393



耐不住，按定盒子問那人道：『你是誰家伴當？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？』那人答道：『小人前日已稟過了，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體己人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且問你：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？』那人道：『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你吃的。』

武松道：『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，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如何省得？』武松道：『却又蹊蹺！我自是清河縣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

來素不相識，如何這般看覷我？別有個緣故。我且問你：那小管營姓甚名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姓施，名恩，使得好拳棒。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。」

武松聽了道：「想他必是個好男子。你且去請他出來，和我相見了，這酒食便可吃你的；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，我半點兒也不吃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管營吩咐小人道：『休要說知備細。』」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，方纔說知相見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，和我相會了便罷。」那人害怕，那裏肯去。武松焦躁起來，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。

多時，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，從來未曾拜識尊顏，前日既

蒙救了一頓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不敢當。又沒半的兒差遺。正是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」施恩答道：「小弟久聞兄長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恨雲程阻隔，不能夠相見。今日幸得兄長至此，正要拜識尊顏，只恨無物款待，因此懷羞，不敢相見。」

武松問道：「方纔聽得伴當所說，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，却有話說。不知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？」施恩道：「村僕不省得事，脫口便對兄長知道，這却如何造次說得？」武松道：「管營恁地含糊，不說明白，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，怎地過得？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？」施恩道：「既是村僕說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訴。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長便行得。只是兄長遠路到此，氣力有虧，未經完足，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

月，待兄長氣力完足，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。」

武松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管營聽稟：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，景陽岡下，酒醉裏打翻了一隻猛虎，也是三拳兩腳，便打死了；何況今日！」施恩道：「而今且未可說。且等兄長再養息幾時，待貴體完完備備，那時方敢告訴。」武松道：「只是道我沒氣力了？既是如此說時，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，約有多少斤重？」施恩道：「恐怕有三五百斤重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且和你去看看。」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。」施恩道：「請吃罷酒了同去。」武松道：「且去了回來吃未遲。」

兩個來到天王堂前，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，大笑道：「小人真個嬌惰了，那裏拔

得動！施恩道：「三五百斤石頭，如何輕視得他！」武松笑道：「小管營也信真個拿不起？你衆人且躲開，看武松拿一拿。」武松



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，拴在腰裏，把那個石墩只一抱，輕輕地抱將起來；雙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。衆囚徒見了，盡皆駭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向那右墩上的闕眼裏一提，提將起來，望空中一擲，擲上去離地一丈來高；武松雙手只一接，接來輕輕地仍安在原舊處，回過身來，看着施恩并衆囚徒，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，口裏不喘。

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：「兄長非凡人也！真天神！」衆囚徒一齊都拜道：「真神人也！」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。武松道：「小管營今番爽直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？」施恩道：「且請少坐，待家父出來相見了時，却得相煩告訴。」武松道：「你要教人幹事，不要這等兒女相！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！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，武松也替你去幹！若是有些詔佞，非爲人也！」

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，向前說道：「兄長請坐，待小弟詳細告訴衷曲之事。」武松道：「小管營不要文文縷縷，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。」施恩道：「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個諱名，叫做金眼彪。小弟此間東門外，有一座市鎮，地名喚做快活林，但是山東、河北客商們，都來那裏

做買賣；有百十處大客店，三二十處賭坊，兌坊。往常時，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，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，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，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。但有過路妓女之人，到那裏來時，先要來參見小弟，然後許他去趁食。那許多去處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閒錢；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，如此賺錢。

「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，新從東潞州來，帶一個人到此。那廝姓蔣名忠，有九尺來長身材；因此，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蔣門神。那廝不特長大，原來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鎗棒；拽拳飛腳，相撲爲最。自誇大言道：「三年上泰嶽爭交，不曾有對；普天之下，沒我一般的了！」因此，來奪小弟的生意。小弟不肯讓他，吃那廝一頓拳腳打了，兩個月起不得牀。前日兄長來時，兀自包着

頭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創痕未消。本待要約人去和他廝打，他却有一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，若自鬧將起來，和營中先自折理。有這一點無窮之恨，不能報得，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長遠路辛苦，氣未完，力未足，因此且教養息半年三月，等貴體氣完力足，方請商議。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，小弟當以實告。」

武松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問道：「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，幾條臂膊？」施恩道：「也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如何有多？」武松笑道：「我只道他三頭六臂，有哪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，原來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！既然沒哪吒的模樣，却如何怕他？」施恩道：「只是小弟力薄藝疎，便敵他不過。」武松道：「這却不是說嘴，憑着

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碰漢，不明道德的人！既是恁地說了，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？有酒時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這廝如老虎一般結果他！拳頭重時打死了，我自償命！

施恩道：「兄長少坐。待家父出來相見了，當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時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廝不在家時，却再理會。空自去「打草驚蛇」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却是不好。」武松焦躁道：「小管營，你可知着他打了？原來不是男子做事去便去！等甚麼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準備！」

正在那裏勸不住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，叫道：「義

士，老漢聽你多時也。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，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。且請到後堂，少敘片時。」武松跟了到裏面，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且請坐。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對相公坐着。」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休如此說，愚男萬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謙讓？」

武松聽罷，唱個無禮喏，相對便坐了。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「小管營如何却立着？」施恩道：「家父在上相陪，兄長請自尊便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小人却不自在。」老管營道：「既是義士如此，這裏又無外人。」便叫施恩也坐了。

僕從搬出酒殺果品盤饌之類。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，說道：「義士如此英雄，誰不欽敬。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，非爲貪財好利，實是壯觀孟州，增添豪俠氣象，不期今被蔣門神倚

勢豪強，公然奪了這個去處！非義士英雄，不能報讎雪恨。義士不棄愚男，滿飲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爲長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」武松答道：「小人有何才學，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。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」當下飲過酒，施恩磕頭便拜了四拜。武松連忙答禮，結爲弟兄。當日武松歡喜飲酒，吃得太醉了，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議道：「都頭昨夜沉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聽來，其人不在家裏，延挨一日，却再理會。」當日施恩來見武松，說道：「今日且未可去；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。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明日去時不打緊，今日又氣我一日！」

早飯罷，吃了茶，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；回來到客房裏，說些鎗法，較量些拳棒；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裏，只具着數杯酒相待，武松心中很不舒服。

吃了午飯，起身別了，回到客房裏坐下。只見那兩個僕人，又來服侍武松洗浴。武松問道：「你家小管營，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，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，是甚意故？」僕人答道：「不敢瞞都頭說，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，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，怕都頭夜來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誤了正事；因此不敢將酒出來。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。」武松道：「恁他時，道我醉了，誤了你大事？」僕人道：「正是這般計較。」當夜武松巴不天明。

早起來洗漱罷，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，身上穿了一領土

色布衫，腰裏繫條紅絹搭膊，下面腿絆護膝，入搭麻鞋，討了一個小膏藥，貼了臉上一金印。」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吃早飯。武松吃了茶飯罷，施恩便道：「後槽有馬，備來騎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又不腳小，騎那馬怎地？」只要依我一件事。」施恩道：「哥哥但說無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還我『無三不過望。』」

施恩道：「兄長，如何『無三不過望？』」小弟不省其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我說與你：你要打蔣門神時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個酒店，便請我吃三碗酒，若無三碗時，便不過望子去；這個喚做『無三不過望。』」施恩聽了，想道：「這快活林，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來賣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；若要每店吃三碗時，恰

好有三十五六碗酒，纔到得那裏。——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」

武松大笑道：「你怕我醉了沒本事？我却是沒酒沒本事！帶一分酒，便有一分本事；五分酒，五分本事。我若吃了十分酒，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！若不是酒醉後了胆大，景陽岡上，如何打得這隻猛虎？那時節，我須爛醉了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勢！」施恩道：「却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；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暢飲。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，恁地先教兩個僕人，自辦了家裏好酒，果品穀饌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飲了去。」

武松道：「恁麼却纔中我意；去打蔣門神，教我也有些胆量。沒酒喫，如何使得手段出來！包管今朝打倒那廝，教衆人大笑一

場！』施恩當時打點了，叫兩個僕人，先挑食籬酒擔，拿了些銅錢去了。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，慢慢的隨後來接應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道施恩和武松兩個，離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東門外來，行過得三五百步，只見官道傍邊，早望見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簷前；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，已先在那裏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，僕人已先安下殺饌，將酒來篩。武松道：『不要小盞兒吃。大碗篩來，只斟三碗。』僕人排下大碗，將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謙讓，連吃了三碗便起身。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

武松笑道：『却纔去肚裏發一發，我們去休。』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，出得店來。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，炎暑未消，金風乍起。

兩個解開衣襟，又行不到一里多路，來到一處，不村不郭，却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，高挑出在樹林裏。來到林木叢中看時，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。施恩立住了腳問道：「此間是個村醪酒店，也算一望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是酒望。須飲三碗。若是無三，不過去便了。」兩個人來坐下，僕人排了酒碗果品。武松連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僕人急急收了傢伙什物，趕前去了。兩個出得店門來，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，又見個酒店。武松進來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

話休絮繁。武松，施恩，兩個一處走着，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。約莫也吃過十來處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時，不十分醉。武松問施恩道：「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？」施恩道：「沒多了，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別處

等我，我自己去尋他。」施恩道：「這話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處。望兄長在，意切不可輕敵。」武松道：「這個却不妨，你只要叫僕人送我，前面再有酒店時，我還要吃。」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，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吃過十來碗酒。此時已有午牌時分，天色正熱，却有些微風。武松酒却湧上來，把布衫攤開；雖然帶着五七分酒，却裝做十分醉的，前攔後偃，東倒西歪。來到林子前，僕人用手指道：「只前頭十字路口，便是蔣門神酒店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遠着。等我打倒了，你們却來。」

武松走過林子背後，見一個金剛樣大漢，披着一領白布衫，撇開一把交椅，拿着蠅拂子，坐在綠槐樹下乘涼。武松假醉佯顛，

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『這個大漢，一定是蔣門神了。』直闖過去，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見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，簷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，寫着四個大字道，『河陽風月。』轉過來看時，門前一帶綠油欄杆，插着兩把銷金旗，每把上五個金字，寫道：『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』一壁廂肉案，砧頭，操刀的傢伙；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灶；那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裏，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；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；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，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。武松看了，蹙着醉眼，逕奔入酒店裏來，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；把雙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轉眼看那婦人。那婦人瞧見，回轉頭看了別處。

武松看那店裏時，也有五七個酒保。武松却敲着桌子，叫道：「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？」一個當頭酒保過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「客人要打多少酒？」武松道：「打兩角酒。先把些來嘗看。」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打兩角酒下來，傾放桶裏，燙一碗過來道：「客人嘗酒。」武松拿起來聞一聞，搖着頭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換將來！」酒保見他醉了，拿到櫃上道：「娘子，胡亂換些與他。」那婦人接來，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來。酒保拿去，又燙一碗過來。武松提起來啣一啣，叫道：「這酒也不好！快換來，便饒你！」酒保忍氣吞聲，拿了酒去櫃邊道：「娘子，胡亂再換些好酒與他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這客人醉了，只要尋鬧相似，便換些上好酒與他罷。」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。酒保把桶兒

放在面前，又燙一碗過來。武松吃了道：「這酒略有些意思。」問道：「夥計，你那主人家姓甚麼？」酒保答道：「姓蔣。」武松道：「却如何不姓李？」那婦人聽了道：「這廝那裏吃醉了，來這裏討野火麼？」酒保道：「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，不省得了，在那裏放屁。」武松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酒保道：「我們自說話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吃酒。」

武松道：「夥計，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，相伴我吃酒。」酒保喝道：「休胡說！這是主人家娘子。」武松道：「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緊！」那婦人大怒，便罵道：「殺才！該死的賊！」推開櫃身子，却待奔出來。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，上半截揣在懷裏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潑，潑在地上，搶入櫃身子裏，却

好接着那婦人。武松手硬，那裏掙扎得；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，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，揪住雲髻，隔櫃身子提將起來，望那酒缸裏只一丟。聽得撲通的一聲響，可憐這婦人，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。

武松託地從櫃身前，踏將出來。有幾個酒保，手脚活些的，都搶來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輕輕地只一提，提一個過來，兩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，裝在裏面；又一個酒保奔來，提着頭只一掠，也丟在酒缸裏；再有兩個來的酒保，一拳一脚，都被武松打倒了。先頭三個人，在三隻酒缸裏，那裏掙扎得起；後面兩個人，在酒地上爬不動。有未受打的走了一個。武松道：「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。我就接將去。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衆人笑一笑。」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。

那走出的逕奔去報了蔣門神。蔣門神見說，吃了一驚，踢翻了交椅，丟去蠅拂子，便鑽將來。武松却好迎着，正在大關路上撞見。蔣門神雖然長大，見着武松雄赳赳的，不覺先自吃了一驚；奔將來，那步不曾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來算他！

蔣門神見了武松，心裏先欺他醉，只顧趕將入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；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，忽然轉身便走。蔣門神大怒，搶將來，被武松一飛腳踢起，踢中蔣門神小腹上，雙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覓，捱將過來，那隻右腳早踢起，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後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，望蔣門神頭上便打。



同小可！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。武松喝道：『若要我饒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！』蔣門神在地下叫道：『好漢饒我！休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』

武松道：『第一件，要你便離了快活林；將一應傢伙什物，隨即交還原主；金眼彪施恩，誰教你強奪他的？』蔣門神慌忙應道：

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：先把拳頭虛影一影，便轉身，却先飛起左腳，踢中了，便轉過身來，再飛起右腳，這一撲有名，喚做「玉環步，鴛鴦腳。」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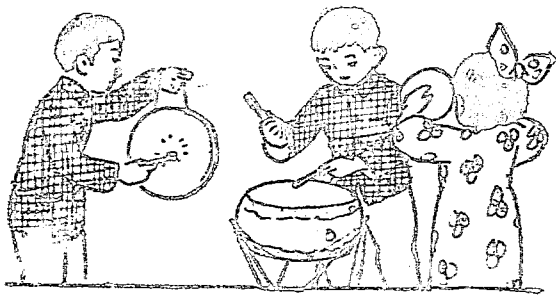
『依得，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二件，我如今饒了你起來，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，都來與施恩陪話。』蔣門神道：『小人也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三件，你從今日交割還了，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，連夜回鄉去，不許你在孟州住；在這裏不回去時，我見一遍，打你一遍，我見十遍，打十遍！輕則打你半死，重則結果了你命！你依得麼？』蔣門神聽了，要掙扎性命，連聲應道：『依得，依得。』蔣忠都依！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，早已臉青嘴腫，額子歪在半邊，額角頭流出鮮血來。

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：『休言你這蠢漢，景陽岡上那隻老虎，也只三拳兩腳，給我打死了。量你這個值得甚麼？快交割還他！但遲了些個，再是一頓，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。』蔣門神此時方

纔知是武松，只得諾諾連聲告饒。正說之間，只見施恩早到，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，都來相幫。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，不勝之喜，團團擁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蔣門神道：『本主已自在這裏了，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！』蔣門神答道：『好漢，且請去店裏坐地。』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，滿地都是酒漿，入腳不得。那兩個男女，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掙扎，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，頭臉都喫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漓滴滴，都拖着酒漿；那幾個火家酒保，走得不見影子。』武松與衆人都到店裏坐下，喝道：『你等快收拾起身！』一面安排車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婦人去，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，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，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。儘把好酒開了；極名貴的酒，都擺列了。

桌面，請衆人坐下。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，各人面前放隻大碗，叫把酒只顧篩來。酒至數碗，武松開話道：「衆位高鄰，都在這裏，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，配在這裏，便聽得人說道：『快活林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營的。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，白白地佔了他的衣飯。』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我和他並無干涉，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。我若路見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。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，一頓拳腳打死，就除了一害，我看你衆高鄰面上，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。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，若不離了此間，我再撞見時，景陽岡上老虎，便是模樣！」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，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：「好漢息怒，教他便搬了去，奉還本主。」

『那蔣門神，喫他一嚇，那裏敢再做聲。』施恩便點了家伙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蔣門神羞慚滿面，相謝了衆人，自喚了一輛車兒，就裝了行李，起身去了。



7	61
3	3
2	

